

一刻拍案驚奇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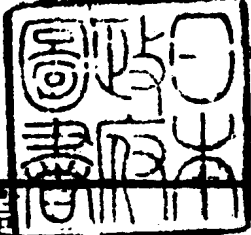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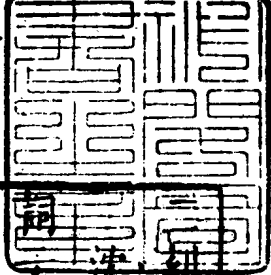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二刻拍案驚奇

〔明〕凌濛初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斜拍案驚奇卷之八
澆將仕三千買笑錢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

風月襟懷圖取歡來戲場中儘有安排呼盧博賽

豈不豪哉費自家心自家力自家財

慣弄喬才巧妝成科誦難猜非關此輩

總自家痴自家狠自家駭詞寄行香



這首詞說着人世上諸般戲事皆可遣興陶情惟有
賭博一途最是爲害不淺蓋因世間人總是一個貪
心所使見那守分的一日裏辛辛苦苦巴着生理不

尚友堂

能勾近得多少錢那賭場中一得了采精金白銀只在一兩擲骰子上收了許多來豈不是個不費本錢的好生理豈知有這幾擲贏便有幾擲輸贏時節道是倘來之物就有粘頭的討賞的幫襯的大家來撮哄這時節意氣揚揚出之不吝到得贏散過了輪骰齊到不知不覺的弄個罄淨却多是自家肉裏錢傷邊的人不會幫了他一文所以只是輸的多贏的少有的不伏道我贏了就住不到得輸就是了這句話恰似有理却是那一個如此把得定有的巴了千錢要萬錢人心不足不肯住的有的乘著勝采只道是

果能處且
不顧其他
矣

常得如此高興了，不肯住的，有的怕別人譏誚他小
家子相碍上得下不好住的，及至臨後輸來，雖悔無
及，道先前不曾住得，如今難道就罷，一發住不成了，
不到得弄完，決不收場，況且又有一落場便輸了的，
總有幾擲贏，不勾番本，怎好住得，到得番本到手，
又望多少贏些，那里肯住，所以一耽了這件滋味，定
是無明無夜，拋家失業，失魂落魄，忘食廢寢的朋友，
們譏評妻子們，怨悵到此地位，一總不理，只是心心
念念，記挂此事，一似擔雪填井，再沒個滿的日子了，
全不想錢財自命裏帶來，人人各有分限，豈由你空

二、身、集、言、卷、之、八、一、
手博來做得人家的，不要說不能勾贏，就是贏了，未必是福處。宋熙寧年間，相國寺前有一相士，極相得着其門如市。彼時南省開科，紛紛舉子多來扣問得失。他一一決來，各數不爽。有一舉子姓丁，名湜，隨衆往訪相士，看見大驚道：「先輩氣色極高，吾在此閱人多矣，無出君右者。」據某所見，便當第一人及第。問了姓名，相士就取筆在手，大書數字于紙，云：「今年狀元是丁湜，粘在壁上。」向丁生拱手道：「留爲後驗。」丁生大喜，自負別了相士，走回寓中來，不覺心神暢快，思量要尋個樂處。元來這丁生少年才俊，却有个僻性，酷

好的是賭博在家時先曾敗掉好些家資被父親鎖閉空室要餓死他其家中老嫗憐之破壁得逃到得京師補試太學幸得南省奏名只待廷試心緒閒暇此興轉高況兼破費了許多家私學得一番奢邊手段手到處會贏心中技癢不過聞得同榜中有兩個四川舉子帶得多資亦好賭博丁生寫個請帖着家童請他二人到酒樓上飲酒二人欣然領命而來分賓主坐定飲到半酣丁生家童另將一個包袱放在左邊一張桌子上面取出一个匣子開了拿出一對賞鍾來二客看見匣子裏面藏着許多戲具乃是骨

牌雙陸圍碁象碁及五木骰子拔馬之類無非賭博
場上用的曉得丁生好此又觸着兩人心下所好相
視而笑丁生便道我們乘着酒興三人共賭一回取
樂何如兩人拍手道絕妙絕妙一齊立起來看樓上
傍邊有一小閣丁生指着道這裏頭到幽靜些遂叫
取了博具一同到閣中來相約道我輩今日逢場作
戲係是彼此同袍十分大有勝負忒難爲人了每人
只以萬錢爲率盡數贏了止得三萬盡數輸了不過
一萬圖个發興消閒而已說定了方纔下場相博起
來初時果然不十分大來往到得擲到興頭上你強

我賽各要爭雄，一二萬錢只好做一擲，怎好就歇得手。兩人又着家童到下處再取東西，下着本錢，頻頻添入，不記其次。丁生煞是好手段，越贏得來，精神越旺。兩人不伏輸，狠將注頭亂推，要博轉來。一注大似一注，怎當得丁生連擲勝采。兩人出注，正如衆流歸海，儘數趕在丁生處了。直贏得兩人油乾火盡，兩人也怕起來，只得忍着性子住了，垂首喪氣而別。丁生總計所贏，共有六百萬錢，命家童等負歸寓中，歡喜無盡。隔了兩日，又到相士店裏來走走，意欲再審問他前日言語的確，纔進門來，相士一見大驚道：「先輩

不敢欺

爲何氣色大變連中榜多不能了，何況魁選急將前日所粘在壁上這一條紙扯下來，揉得粉碎，嘆道：壞了我名聲，此番不準了，可恨，可恨！丁生慌了道：前日小生原無此望，是足下如此相許，今日爲何改了口？此是何故？相士道：相人功名先觀天庭氣色，前日黃亮潤澤，非大魁無此等光景，所以相許，今變得枯焦，且黑滯了，那里還望功名，莫非先輩有甚設心不良，做了些謀利之事，有負神明麼？試想一想，看丁生悚然，便把賭博得勝之事說出來，道：難道是爲此戲事？相士道：你莫說是戲事，關着財物，便有神明主張，非

義之得，自然減福。丁生悔之無及，付了一村問相士道：我如今盡數還了他，敢怕仍舊不妨了。相士道：纔一發心，暗中神明便知，果能悔過，還可占甲科。但名次不能如舊，五人之下，可望切須留心。丁生亟回寓所，着人去請將二人到寓。兩人只道是又來糾賭，正要番手，三脚兩步，忙忙過來。丁生相見了道：前日偶爾作戲，大家在客中，豈有實得所贏錢物之理。今日特請兩位過來，奉還原物，兩人出才不意，道既已賭輸，豈有竟還之理。或者再博一番，多少等我們翻些纔使得。丁生道：道義朋友，豈可以一時戲耍，損傷客

各之與利
不能兩得
如此

囊財物，小弟誓不敢取一文，也不敢再做此等事了。即叫家童各將前物竟送還兩人，下處兩人喜出望外。道是丁生非常高誼，千恩萬謝而去。豈知丁生原爲着自己功名要緊，故依着相士之言，改了前非。後來廷試唱名，果中徐鐸榜第六人。相士之術不差毫釐。若非是這一番賭，這狀頭穩是丁湜，不讓別人了。今低了五名，又還虧得悔過遷善，還了他人錢物，尚得高標，倘貪了小便宜，執迷不悟，不弄得功名沒分了。所以說錢財有分限，靠着賭博得來，便贏了，也不是好事。況且有此等近利之事，便有一番謀利之術。

有一夥賭中光棍，慣一結了一班，黨與局騙少年子弟，俗名謂之相識。用鉛沙灌成藥骰，有輕有重，將手指撚將轉來，撚得得法，拋下去，多是贏色。若任意拋下，十擲九輸。又有慣使手法，捧紅坐六的，又有陰陽出注，推班出色的，那不識事的小二哥，一團高興，好反耍賭，俗名喚做酒頭，落在套中，出身不得，誰有得與你贏了去，奉勸人家子弟，莫要痴心，想別人的，看取丁湜故事，就贏了，也要折了狀元之福，何況沒福的，何況必輸的，不如學好守本分的，為強，有詩為証：

財是他人物，

痴心何用貪。

二、夜、有、子、

寢興多失節

飢飽亦相參

輸去中心苦

贏來眾口饒

到頭終一敗

辛苦為誰甜

小子只為苦口勸着世人休要他醉却想起一個人
來沒事閒遊撞在光棍手裏不知不覺弄去一賭
得精光沒些巴鼻說得來好笑好聽

風流誤入綺羅叢

自評通宵倚翠紅

誰道醉翁非在酒

却教眨眼盡成空

這本話文乃在宋朝道君皇帝宣和年間平江府有
一個官人姓沈承着祖上官蔭應授將仕郎之職赴

京聽誦。這個將仕家道豐厚，年紀又不多，帶了許多金銀寶貨在身邊。少年心性好的是那歌樓舞榭，倚翠偎紅，綠水青山，閒茶浪酒，況兼身伴有的是東西，只要撞得個樂意所在，揮金如土，毫無吝色。大凡世情如此，纔是有個撒漫使錢的勤兒，便有那幫閒儂的陪客來了。寓所差不多遠，有兩個游手人戶，一個姓鄭，一個姓李，總是些沒頭鬼，也沒個甚麼真名號，只叫做鄭十哥、李三哥。終日來沈將仕下處，與他同坐同起，同飲同食。沈將仕一刻也離不得他二人，他二人也有時破些錢鈔，請沈將仕到平康里中好

如此大老
官也說能
防的

姊妹家裏擺個還席，喫得高興，就在姊妹人家宿了，少不得串同了他家，扶頭打差，一路兒撮哄，弄出些錢鈔，大家有分，決不到得白折了本，虧得把將仕壯年貪色，心性不常，略略得味，就要跳槽，不迷戀着，一個也不能起發他大主錢財，只好和哄過日常，得嘴頭肥賦而已。如是盤桓將及半年，城中樂地，也沒有不游到的所在了。一日沈將仕與兩人商議道：「我們城中各處走遍了，況且塵囂嘈雜，沒甚景趣。我要城外野曠去處走走，散心耍子。一回何如？」鄭十李三道：「有興有興，大官人一發在行得緊，只是今日有些小。」

事未完，不得相陪。若得遲至明日便好。沈將仕道：「就是明日無妨，却不可悞期。」鄭李二人道：「大官人如此高懷，我輩若有個推故不去，便是俗物了。明日准來相陪，就是兩人別去了一夜，到得次日來，約沈將仕道城外之興，何如？」沈將仕道：「專等專等。」鄭十道不知大官人轎去馬去，轉三道要去閒步散心，又不起甚路程。要那轎馬何幹？沈將仕道：「三哥說得是有這些人隨着，便要來催你東去西去，不得自由。我們只是散步消遣，要行要止，憑得自家，豈不爲妙？只帶個把家僮去，跟跟便了。」沈將仕身邊有物，放心不下，叫个